南阳晚报 | 星光

乡情悠悠

故乡的冬天

魏俊朝

故乡的冬天,就像一尊塑像,是由劲风、彤云、雪片和霜花浇筑起来的。

父亲活着的时候常说,雪才是冬天的主角,不触摸一场大雪,我们就永远走在寻找冬天的路上。想想也是,没有雪花飞舞的冬天,怎么能叫冬天呢?

宋朝有一个女词人说,西风催衬梧桐落,还有一个词人说满地霜华浓似雪。西风和霜都是依附在冬天肌体之上,来为冬预热的。西风是上午就在故乡吹起来的,这时候,天上挂着的太阳,就像母亲磕在碗里的蛋黄,媚而不亮。西风吹起的时候,故乡的阡陌、坑塘、田野等,漫天漫地都响起了嘹亮的歌声。偶尔,还有狺狺犬吠、胶胶鸡鸣来助兴。住在东坑边上的彤叔,是个光棍汉,寂寞就是他形影不离的情人。他有三间瓦房,东厢房他住着,西厢房牛住着,墙角的犁铧锃亮锃亮,躺在那里等待着春天。地里啥活也没有,彤叔就站在坑边的歪脖槐树下,西风掀起他心底的寂寞,他扯着嗓子唱:西风那个起,桐叶那个落,妹妹躲在那个闺房可想哥?这时,脚踏着黄土、肩披着西风、手里纳着千层底的女人,就会嘻嘻地笑着说:你瞧,你瞧,坑边的老光棍又在吊嗓子呢。

当炊烟如线闪亮登场的时候,西风就悄无声息地归隐了。夜来了,凉得像水一样。村子就像一个洞穴,变得幽深幽静起来,好像一下子就睡着了。村子睡得很沉实,吸溜吸溜的吃饭声,是叫不醒它的,叫醒它的是第二天早上熊坡油坊的刘二棍和王庄豆腐坊的王翠芝高亢嘹亮的叫卖声。村子翻了一个身,揉了揉眼睛就醒了,天也蒙蒙亮了。乡亲们出溜一下就起来了,该打油的打油,该买豆腐的买豆腐。村子就活泛起来了,言谈举止间涌动着暖意。王翠芝的头发上一片白乎乎的,那就是霜花了。王二棍的后背上也披着霜花,就好像把冬天披在了身上,他把冬天披在身上的时候,冷气顺着他的脚踝噌噌地往上去,直到渗入他的骨髓。霜花冷冻了他的身子,却冷冻不了他的人生,王二棍走着走着霜花就化了,人生也就入了春,繁花似锦了。

那天,雪来之前,还有病恹恹的阳光和凛冽的寒风。这静静洒下的冬日阳光,不知道哪一缕是新词?这呼啸而过的寒风,也不知道哪一丝是旧赋?没多久,浩浩荡荡的乌云就来了,压在村子的上空,遮蔽了阳光。风更猛了,乡亲们都躲在家里,脚踏小火炉,手端新酷酒,一杯酒下肚,几朵桃花就上了脸。田野里,麦苗可没那么好的命,在狂风里前俯后仰,发出痛苦的呻吟。苗棚的竹竿也被刮得时闻折竹声。塑料布也零散了,一块儿一块儿的,挂在屋后的老陈刺上,随风摆动着,就像招魂的幡。风很猛,带着哨音,从村庄的头顶滚过,乡亲们说,雪怕是要来了吧?

雪是冬天的主角,雪花来的时候,冬天也就真的来了。故乡的雪花,是李白笔下的五言绝句,也是诗人岑参诗集里的七律,纷纷扬扬下了一阵之后,千树万树之上,就像开了满满当当的梨花。梨花满地,给故乡披了一件洁白的风衣。村里的男人们,就聚在一起,搓搓麻将,斗斗地主。也会到村头的茶馆里,要上一杯热茶,唠上一会闲嗑,时间就打着旋儿,冉冉飘了去。村里的女人们,手里拿着活计,嘴里说着的却是张家长、李家短,说到尽兴处,能笑得老藤上的积雪都抖落了下来。

偶尔也会有咯吱咯吱的脚步声传来,脚印从村中的路上蜿蜒着,宛如一句诗行。村西头彤叔家的庭院里,有一树梅,一枝已经开了,画儿一样,这难道是谁在踏雪寻梅,还是在寻找春天?或许什么都不找,入耳的都是歌声,入眼的皆是风景。其实,行走也是一种修行。③5

心香一瓣

忍冬

刘文方

那时,只知道你叫二花,一种清热解毒的中药,一个我以为俗气的名字。

这个季节,故乡小山上的忍冬还在开花吧。或许故乡已没有了它栖身之地,因为采石人早把小山吃掉了一半,随之消失的还有山腰那片竹林、那从山上深入小河中的一片大石壁,还有那些开着各色花的草药、郁郁葱葱的树林、山脚下小河里孩子们的嬉戏。

可是,我知道你永远不会消失的。

忍冬,究竟是谁给你起的名字?尽管你有不少的称谓,但从来没有如这个名字让我怦然心动。最早见到你,是几十年前。那时,我仅知道你其他名字叫二花、金银花。至于双花、银花、二宝花、双宝花一概不知,更不用说你的藤也是药,居然有一二十个名字。

第一次见到你,是把你泡在茶杯里。沸水中你慢慢把身体舒展开,上下翻飞,像长了翅膀的女神在跳舞,累了,就静静躺在杯子底休息。开水的颜色慢慢变成绿色,过了一会儿,你把自己的身子全部打开,露出了本来的样子。刚刚还是皱纹满脸憔悴不堪的老太太,不大工夫就变成了面若桃花青春靓丽的美少女。浮在水面的你,沐浴了开水的热情,为爱沦陷了,慢慢往杯子底坠落下去。水的颜色由绿变成浅黄,打开茶杯盖,一股清香和着自然的泥土腥味,随着氤氲的雾气飘入鼻中。

多年以来,虽然常常接触,但我依然对你知之甚少,不知道你生存的艰难,不知道你生命的旺盛和生生不息。悬崖峭壁,山坡丘陵,梯田地堰,东西南北,处处都有你。你居然不喜欢肥沃土壤,反而对瘠薄土质更加欢喜。你卖力地把根扎进泥土,你用尽浑身力气,让自己的藤蔓汪洋恣肆地攀爬生长,历经风霜雪剑严相逼,挨过了冰冻三尺的酷刑,忍住了寒风刺骨的疼痛,兀自向四周努力攀爬,绿色的藤枝在萧瑟冬季给人以力量与希望、智慧与启迪。

喜欢你,忍冬!你的忍耐是一种修行、一种磨炼。当你忍受过了寒冬的磨难,度过了漫长的严寒,春的消息就飘然而至。你的坚贞不屈,你的恒久忍耐,终于让你熬出了头。于是,四月到十月,你的花一遍遍开放。你最初洁白如雪,纯净、自然、美丽,到了花期的最后,你竟能让生命再一次蜕变,悄然变成了醉人的金黄。

那些年,我一个人离开故乡,来到南方一陌生的城市打工。四处是冷漠的神情,工作紧张而又无趣,住在城市昏暗的地下室,每天都要提前几个小时,挤公交车上班。微薄的收入,人情的冷漠,领导的责难,同事的钩心斗角,思念故乡的愁肠,让我倍感孤独、无助、寂寞、凄苦。夜晚躺在冰冷的床上,总会想起故乡的忍冬花。每个深夜辗转难眠之时,也总会泡上一杯忍冬茶。看它在热水中浮浮沉沉,想象着它在瘠薄的土地上顽强生长,忍受过寒冬的肆虐,直到春天到来,最终与它温暖地相拥。

喜欢你,忍冬!独自挺立山间,忘却尘间的浮华,悄悄地开。不与桂花争香,不与菊花争酷,不与翠竹竞拔。身下一锥之地,任凭风吹雨打,阳光下熠熠生辉,微笑着面对尘世的苍茫,用最诚实的真爱去呼唤春天,等到与春拥抱的那一刻,你用全部的生命和爱去回报,几乎不停地开,你的花、藤蔓都能入药,像多才多艺的明星无偿地给人们义演。

我不知道,该不该学你的模样,忍冬!也许风雨之后未必都是彩虹,风霜雨雪之后依旧是寒冬,但春天一定也会不容置疑地走来,相信有一天,你的生命定然会无限精彩。不管怎么说,总要开花吧,哪怕是悄无声息地开,默默无闻地落。哪怕开出的是一片狗尾巴花,也一定会在风中摇曳生姿。

接近知天命的年纪,也如忍冬走进了冬季,经过了风,走过了雨,可生活依旧要继续。每天忙工作、家庭、生活,照顾父母和妻儿,在锅碗瓢盆奏鸣曲里把锋芒藏起,努力地忍着所有的不公、委屈,努力让自己生命的藤蔓保持着常绿,即使身处冷霜冰雪里,即便等待遥遥无期。

喜欢你,故乡的忍冬!纵然冬天是那么漫长,纵然风霜雨雪是那么让人感伤,即使是离开了世代生活的故乡,但何处不是你的栖息之地。只要有一丝立锥之地,你就依旧会傲视风霜雨雪。你的花开遍山山岭岭,然后在翻滚的药锅或滚烫的开水里奉献自己。

冬夜,屋外,寒星点点,冷风刺骨,天寒地冻。"犹堪倚长夜,独味忍冬花。"漫漫长夜里,我捧着茶杯,看着你再一次盛开在沸水里,春天,就又一次被你的一朵朵小花映衬得更加清晰。③5